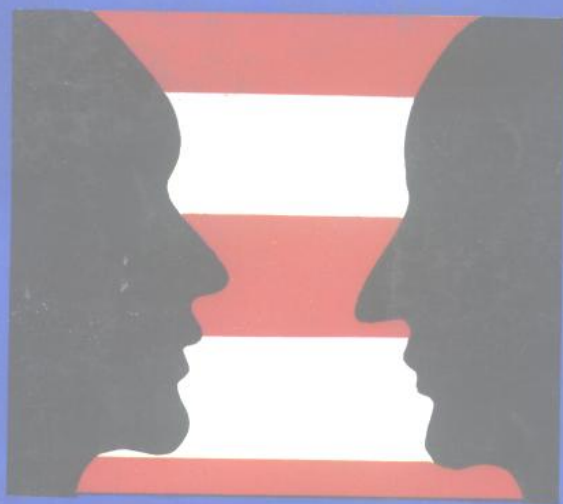


# 总统特权： 白宫丑闻 200 年

● [美] 杰克·米切尔 著 ● 陈德元 等 编译



● 中央编译出版社

K 837 127

41

00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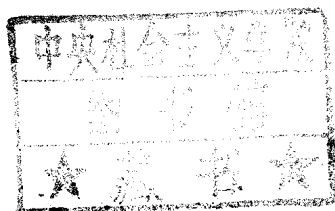
\*200245449\*

# 总统特权：

---

## 白宫丑闻 200 年

陈德元 张文成 许宝友 等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年·北京

(京)新登字 3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总统特权:白宫丑闻 200 年/陈德元等编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9

ISBN7—80109—003—9

I. 白…

II. 陈…

III. ①总统—生平事迹—美国 ②政治事件—美国

IV. ①K837.120.4 ②D771.29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汇源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40 千字 印张:9.875

印数:1—10000 册 定价:8.8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 ●编译说明

本书系“美国人看美国”系列丛书的第三部,主要根据美国作家杰克·米切尔的《总统特权 200 年》编译而成的,同时参考了国内已翻译出版的《美国四十任总统》、《美国历届总统小传》、《总统外传》、《影子总统》等书籍。这套丛书先前已编译出版《总统笑话:美国总统竞选幽默史话》(1990 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美国首府政治腐败内幕》(1992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本书编译者如下:

第一、二章 何 清

第三、四章 尹庆军

第五、六章 许宝友

第七、八章 张文成

第九章 刘德呈

第十、十一章 严维耀

第十二章 邵 明

第十三章 丁 云

第十四章 邓洪友

第十五章 潘家旭 赵桂花 胡知生 贺 军

全书由陈德元、张文成、许宝友修改和审定。

由于编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译者

1994 年 7 月



## 录

|                                |       |
|--------------------------------|-------|
| 编译说明 .....                     | ( I ) |
| 第一章 英属殖民时代的罪恶勾当 .....          | (1)   |
| 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br>(1789—1829)   |       |
| 第二章 动乱岁月的“老英雄” .....           | (28)  |
| 安德鲁·杰克逊—詹姆斯·波克<br>(1829—1844)  |       |
| 第三章 瓜分国家的政党分肥 .....            | (47)  |
| 扎克里·泰勒—安德鲁·约翰逊<br>(1844—1869)  |       |
| 第四章 敲诈掠夺的魁首 .....              | (68)  |
| 尤利西斯·格兰特—威廉·麦金利<br>(1869—1901) |       |
| 第五章 揭露丑闻的年代 .....              | (95)  |
| 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脱<br>(1901—1913)  |       |
| 第六章 桃色事件与蒂波特风波 .....           | (109) |
| 伍德罗·威尔逊—赫伯特·胡佛<br>(1913—1933)  |       |
| 第七章 总统的阴谋对策 .....              | (128) |
| 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            |       |

DM58/03

|      |                      |       |
|------|----------------------|-------|
| 第八章  | 倒霉年代的总管.....         | (145) |
|      | 哈里·杜鲁门(1945—1953)    |       |
| 第九章  | 赠给将军的礼品.....         | (158) |
|      |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53—1961) |       |
| 第十章  | 花花公子.....            | (173) |
|      | 约翰·肯尼迪(1961—1963)    |       |
| 第十一章 | 得克萨斯的牛皮大王.....       | (187) |
|      | 林登·约翰逊(1963—1969)    |       |
| 第十二章 | 是罪大恶极还是有失检点.....     | (200) |
|      | 理查德·尼克松(1969—1974)   |       |
| 第十三章 | 蠢事不断的总统.....         | (218) |
|      | 杰拉尔德·福特(1974—1977)   |       |
| 第十四章 | 花生场来的说教者.....        | (231) |
|      | 詹姆斯·卡特(1977—1981)    |       |
| 第十五章 | 特氟伦式的不粘锅.....        | (250) |
|      | 罗纳德·里根(1981—1989)    |       |

## ● 第一章

# 英属殖民时代的罪恶勾当

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

(1789—1829)

几乎没有一位政府官员在他当政时期所受到的毁誉多过乔治·华盛顿。这位美利坚合众国之父据传是一个不孝之子，他与其亲生母亲之间既无温情，也无密切的联系。正如作家霍普·里丁斯·米勒所言：“没有一位美国名人如华盛顿一样生前受到如此中伤——而死后又被如此作为偶像。”米勒认为，华盛顿在白宫执政的八年对于他来讲不啻是一种煎熬，在此期间他始终面带严厉而淡泊的表情，这是他所认为适合身份的公众形象。

这位第一任总统的严厉形象，作为公开场合的仪态预示着他不得展现风流时髦的政治家形象，以免成为社交界名门女士们闲谈话语的中心，而在18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和威廉斯堡，正是这些名门女士们主宰着社交界。

但是，华盛顿年轻时期的私人信件却向我们昭示了他曾对一位年龄稍长、皮肤深色的女士有着一段时间很长的、缠绵不断的、富有浪漫色彩的迷恋之情。这位女人名叫萨莉·卡里·费尔法克斯，是华盛顿的挚友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上校的年轻妻子。华盛顿与萨莉初次相识时年仅16岁，以后他便成为费尔法克斯家的常客。萨莉成为这位温顺少年的社交向导和服饰顾问，相比之下，费尔法克斯全家人的接待和照料对于有点笨拙的华盛顿来说近乎多余。18世纪50年代中期，二十出头的华盛顿一度接连不断地从

军营写信给他上司的妻子，追忆他俩在费尔法克斯庄园一起跳舞、玩纸牌游戏时的快乐时光。对于这位年轻军官当时所处的平淡而沉闷的军旅生活来说，这真是一种快慰。

然而，乔治·华盛顿对于聪明伶俐而又高不可攀的萨莉的衷情，丝毫没有妨碍他对其他适龄女性的兴趣。他曾向一位名叫贝·芳特罗伊的弗吉尼亚州的年轻女子求婚，但是遭到了拒绝，部分原因是由于华盛顿那时的经济状况没有能够打动这位年轻姑娘的阔佬父亲。几年以后，他在纽约又遇到了一位多年相识的女友玛丽·伊丽莎·菲利普斯，可惜那时玛丽已经与另一名军官相恋，结果这段浪漫的插曲又成为他们之间继续交往的休止符。

最终，在1758年，26岁的华盛顿对与他同岁的名叫玛莎·卡斯蒂斯的寡妇发生了兴趣，经过几个星期的暴风雨般的求爱，两个人决定待华盛顿服役结束后便举行婚礼。但是，这一婚约并没有将萨莉·费尔法克斯从他的记忆中抹去，这一点在1758年9月他给萨莉的一封信中表白得再清楚不过了：

“真的，我坚信我是爱的崇拜者……当我将要把爱埋藏的时刻，这世界无法知道我是以这种方式向你表达我的爱的……即便我会依恋，但我将告别这段快乐的时光。我相信，这段时光会象你所说的那样快乐，希望我也会感到快乐。

事实上，像萨莉这样一个注重名誉的上流社会的女子，从没有向她的崇拜者流露过丝毫隐秘的情感。因此，烦恼的华盛顿终于发现他的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实际上是古典式爱情的牺牲品，于是他决定于次年1月与富裕而友善的寡妇卡斯蒂斯结婚，那时他已服役期满并当选为伯吉斯（即当时的弗吉尼亚州或马里兰州的别名）议会议员。

即便如此，华盛顿也依然无法抗拒对萨莉强烈的相思之情。



因此，他继续定期与她通信。他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在他 66 岁时（那年萨莉 68 岁），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而当时他的老朋友费尔法克斯早已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的华盛顿依然念念不忘对萨莉将近半个世纪的追求：

“从没有任何事件，能够从我的脑海中消除那些快乐时光的记忆，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那就是与你相伴之时。”

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华盛顿夫人对这段维持了 50 年之久的非同一般的朋友关系产生过丝毫妒忌。然而，华盛顿同玛莎的幸福婚姻并没有使他的名声摆脱弗吉尼亚那些道貌岸然的丑闻传播者们的唇枪舌箭。在所谓“清教徒”影响下的殖民时代，没有什么事情比暗示某人有私生子那样激起各种流言蜚语了。有关华盛顿有私生子的谣言缠绕着这个家庭达几十年之久，尽管毫无证据证明这种背后议论的真实性。

关于华盛顿有私生子的第一种说法是围绕托马斯·波西上尉为谈话的中心，这位上尉拥有一个小型农场，紧挨着华盛顿的弗农山庄园，上尉时常到华盛顿庄园来喝酒，并把他的一大堆麻烦也留在了那里。游手好闲的波西经常借债，有几次不得不由华盛顿提供借款或保证金来帮助这位不可救药的邻居度过难关。而在波西的孩子们面前，华盛顿又不得不充当慷慨大度的“叔叔”角色，波西的一个女儿甚至一度搬进了弗农山庄园。尽管华盛顿以为他是在为这一家人送钱以解急需，但是他这种持续援助而不求回报的善行就使一些人认定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隐情。

人们注意到波西的一个儿子劳伦斯同这个家庭的行善人有着惊人相像的面孔，于是关于这个年轻人就是华盛顿的私生子的故事便流传开来。据传多年以前，当华盛顿还在巴巴多斯岛时，两人便达成协议由波西收养这个孩子，作为对华盛顿经常佐以金钱援

助的回报。尽管谣传毫无根据。但是直到华盛顿入主白宫之后，他仍然是这种传言的中心。当时，还有些人甚至错误地认为这位第一任行政首脑是才华横溢而又有争议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生身父亲。

许多轶闻和美国民间传说，经常将华盛顿描绘成一位最卓越的天才军事指挥家。但是，在独立战争前和战争期间对他并非没有种种评论。连珠炮一样的谩骂和诽谤强加给在亚特兰大的一支当时看来是负担着最艰巨军事任务的普通军队。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之初，条件非常艰苦，处境极坏：供给短缺、通讯不灵，乌合之众的美国军队的补充兵员大量来自不合格的穷人，而且还要用贿赂、威胁和花言巧语来招募新兵。亲英的“效忠派”人士认为散布华盛顿将军道德方面的劣迹，扩大每一个大肆渲染捏造的细节，将有助于瓦解起义军。

亲英的“效忠派”出布告，捏造说：玛莎·华盛顿是属于他们一边的人，她之所以坚决脱离她丈夫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些谣言直到华盛顿夫人驻进华盛顿在新泽西军队的指挥部几个月以后，还没有绝迹，“效忠派”无耻散布的另一个谣言是公布一件宣判案中的案情：把华盛顿将军与另一个名叫玛丽·吉本的人捏在一起，说她在同华盛顿亲密交往的过程中盗出了机密文件，并通过中间人送给英国人。可悲的是，这个谎言在一部分士兵中引起了骚动。

许多华盛顿军中的高级军官此时也在图谋将他取而代之，篡权阴谋由托马斯·康威将军一手策划，他和追随他的同谋者结成了闻名的“康威派”。他们采用写匿名信的手段向议会诬告华盛顿是个不称职的军队领导人，希望将他解职并由霍雷肖·盖茨将军代替。

这起篡权阴谋终被华盛顿察觉，并及时将这些人解职。此后，又冒出一位查尔斯·李将军。出于妒忌，李将军当众贬低华盛顿的才能，尽管议会中很少有人把李将军的话当真，甚至当一名华盛顿

的捍卫者为华盛顿的荣誉而同他进行决斗，并使其受伤之后，他还继续对华盛顿进行恶毒攻击。最后华盛顿把李将军送上了军事法庭。

不断的嘲弄来自诽谤者的大军团，其中包括一些当时最刻毒的“黄色”小报记者部队。华盛顿在战争年代所得到的看来只有无休止而又不公正的指责。

华盛顿的传记作家马尔文·基特曼认为，华盛顿不仅是美利坚的缔造者，也是第一个出钱资助国家的人。战争期间，当年轻的共和国遇到一系列财政困难时，华盛顿不得不自掏腰包以填补财政空缺。

但是，华盛顿的投资得到了可观的报偿。大量的债权积累是由于他多次拒绝接受丰厚的薪金，只要求偿付他的个人开支部分所形成的。这个决定是一种极其精明的企业智谋。华盛顿应得总数为 449,261 美元的赔付款。即便是假设以最保守的通货膨胀率 10 比 1 兑换成大陆币，他所要求的也只是从纳税人那里得到几百万元作为开销之用。

华盛顿在进入白宫之前，还不得不澄清另一种谣言障碍，即谣传他曾经做过生意，并不守规矩。这一谣传的澄清缘于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可以当众回答批评并中止闲话。事件的起因是有关谢南多亚河谷地归属问题的争论。早在战争以前，华盛顿便获得了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当他离开此地与英国人作战时，这块土地上迁来了新的垦殖者。战争结束后，当回到弗吉尼亚的华盛顿宣布恢复他的所有权时，该地区的农户便群起而攻之，这场骚动持续多日，直到华盛顿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解释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并声明任何人都可以举出他对该地的所有权属于非法的证据之后，才得以平息。此后，没有人再公开指责这位受到非难的将军了。

来自他的敌人的流言蜚语、诽谤和妒忌并不足以给他带来苦恼，倒是他自己个人的纠纷却使他疲惫厌倦。最让他伤心的是莫过

于有人控告他欺诈经商。然而这个让他难堪以至公开丢丑的原告，竟是他的母亲：玛丽·玻尔·华盛顿。

尽管传记作家们极力粉饰华盛顿母子之间的亲情，但受人关注的华盛顿的母亲在 18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来源问题是华盛顿一直想极力掩盖的痛处。他与母亲之间缺乏感情，在他母亲眼里他不再是心肝宝贝。独立战争后，当乔治和玛莎的弗农山庄园成为名人经常进出的地方时，年迈的老华盛顿夫人写信给她的儿子，希望到那里去住一段时间。但是华盛顿回信不希望母亲来，理由是她不会适应这里的社交而感不安，也会使他感到不快。

老华盛顿夫人与她出了名的儿子很少见面。她偶尔能够收到他寄来的一些钱，但更多的时候是她的经济要求被以各种借口加以回绝。（事实上，这位弗农山庄园的主人在他的后半生始终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他甚至靠借债举行自己的总统就职典礼。）

他的解释无助于阻止母亲一再向他索要更多的钱。老夫人对华盛顿的怠慢抱怨不迭。她在 1787 年给另一个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穷”，如果没有朋友和邻居的接济，“我就会饿死了。”华盛顿夫人也许言过其实了，但是无论如何，在那段时间里，她确实接受了邻居的各种礼物。弗吉尼亚州议会甚至还为她发起过申请救济金运动。

毫无疑问，老华盛顿夫人申请养老金的过程一传开，就使这位未来的总统大为震惊并极为难堪。他立刻写信给他的一位在州议会的朋友解释道：“每个孩子都会拿出自己的哪怕是最后一枚银币来帮助自己真正贫困的母亲，……对于我的母亲成为领取救济金的人这一点，我肯定会感到深受伤害，我们当然有义务抚养她，但事实上，她有充足的个人收入。”

他以非常遗憾的口气苦苦劝告他的母亲说：“如今我被世人看成罪人或当作没有义务感和责任感的儿子了。”老华盛顿夫人的申诉成为同儿子乔治之间长期裂痕的深刻标记，这一裂痕一直持续

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从没有真正弥合过。玛丽·华盛顿活着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当选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但是她没有去参加儿子的就职典礼，而当她的儿子的政治生涯达到巅峰时，这位母亲却悄然离开了人世。

摆在这个国家第一任首脑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最重要的也许是选择一位合适的财政部长人选。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人将决定这个年轻国家未来的财政命运。然而在这件事上也招来流言，说财政部长是这位国父的私生子。

在华盛顿第一届政府时期，超越权力斗争之上的中心人物是光彩照人、野心勃勃而又具有财政头脑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位苏格兰农场主和法国女人的私生子。他那早熟的智慧使他在战争期间便得到了华盛顿将军帐前助理的位置，他还娶了一位社交界的美女。雄心勃勃的汉密尔顿一心想实现他的宏伟计划——建立国家银行，但是他的建议立刻引起他同其他高级顾问之间的派别斗争，最显要的政敌便是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这种分裂几乎导致 18 世纪 90 年代这个年轻国家尚不健全的财政体系陷入新的灾难。

当时联邦政府面临着背负巨额债务包袱的经济危机，这位衣着讲究、举止潇洒的汉密尔顿由衷地感谢新的中央政府偿还革命战争年代巨额国债的提案，而且承担各州的债务包袱。事实上，年轻（35 岁）的财政部长所力主的名为“自由的代价”的还债议案导致 1792 年十三州时期一次最大的波动以及国家的第一次财政恐慌。

有说服力的汉密尔顿绕过立法议员锋芒的办法就其本质而言是革命的。他建议提供 8 千万美元（在 1790 年是相当惊人的数字）偿付国内外及各州的债务。如果在今天，即便是保守的经济顾问也会赞誉汉密尔顿发行“大陆币”的决定（建立一种可靠、坚挺的

硬通货和一种稳定的信贷标准)。但在当时,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农户对手中的“大陆币”并不感到乐观,他们渴望的是现金,许多人都将他们那堆不确定的纸币卖给了热衷此道的投机商,这些人准备在日后偿还债款时大发一笔。

汉密尔顿发行“大陆币”的偿还计划是以政府财政收入作保证的,从而引起一群不法投机商极力从内部刺探消息。内森·米勒在他的《发现骗术》一书中写道,这位财政部长虽然没有被指责从公共财富的再分配中牟取个人利益,但是汉密尔顿的亲戚、朋友和从前的合作伙伴都从中获利匪浅。他的继父菲利普·斯凯勒和表兄约翰·巴克·丘奇都在这一毫无风险的投资中发了财。而丘奇那时根本不在国内,是汉密尔顿非法地作为他的代理人替他买了债券,从而使他没有错过良机。康涅狄格州的议员詹姆斯·韦德怀特是汉密尔顿从前的生意伙伴,他买进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纸币。

不幸的是,在汉密尔顿自己的阵营中出了一个投机分子,他就是汉密尔顿的财政部副部长威廉·杜尔。汉密尔顿当时将他作为高级助理带入华盛顿政府,尽管有着“投机家之王”绰号的杜尔在生意上名誉极差。他甚至主张欺骗和威逼政府的承包商。杜尔日后的这些胆大妄为的行为最终使得汉密尔顿不得不强迫他辞去职位。杜尔最终作为受贿罪犯死于监狱。

尽管华盛顿一直以有汉密尔顿这样年轻的门徒而感到自豪,但是这位财政部长的脆弱的灵体却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引出了一桩性丑闻。这段插曲不仅使他多年的政治生涯夭折,而且直接引发了数年之后的一场著名的决斗。汉密尔顿的这段极不光彩的插曲被人称为“雷诺事件”而流传开,并且激怒了那位报复心极强的戴绿帽子的丈夫。

事情发生在1791年,一个叫玛丽亚·雷诺的女人找到汉密尔顿寻求财政援助。尽管汉密尔顿那时早已娶妻生子,但是玛丽亚的

美貌仍然深深地打动了她。当汉密尔顿稍后带着钱款造访她的住所时，他惊喜地发现，这个女人还接受了他的除金钱之外的抚慰。不巧的是，他们之间私通的事竟被玛丽亚的丈夫詹姆斯发觉，这位卑鄙的家伙便经常不断地向汉密尔顿进行敲诈。如果这位放荡的玛丽亚后来不是因参与对战争老兵的诈骗活动而被捕的话，也许汉密尔顿失去的仅仅是金钱和骄傲。

玛丽亚告诉她的狱友不必惊慌，她有一位当大人物的“朋友”，这就是尊敬的汉密尔顿先生。她迫不急待地将私通丑闻透露出去，并威胁说要毁掉总统最信赖的助手，但是如果汉密尔顿肯保释她出狱，她将结束这种政治讹诈。玛丽亚在狱中放出的“可以绞死财政部长”的口风引起了一些国会议员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门罗。但汉密尔顿似乎并不怕在执法人面前承认他的这场婚外闹剧，他邀请国会议员和政府中的共和党对手进行私人会晤，并向他们保证他可以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汉密尔顿履行了他的诺言。经过各种努力，他终于使他的政敌们相信他没有任何损害公务的行为，作为条件，这些人也保证对他这段桃色丑闻缄口不言。（值得一提的是，门罗并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紧接着，汉密尔顿又印发了一本名为《是我的过失》的奇特的小册子，叙述了他与玛丽亚的纠葛，但声言他的罪过只在于轻信了别人，“此中最丑恶的事情就是那次胆大妄为的可鄙的偷情，为此，我愿接受任何指责，我做了多么愚蠢的事情啊，我将永远以此为戒。”

声名显赫的华盛顿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的影响都超过了任何一位在其之后的总统。相对而言，那位不知深浅的约翰·亚当斯成了这块国土上的第二任最高统治者，也许是一种不幸的选择。亚当斯是一位学问渊博而脾气暴躁的人。在他当选总统后，便着手筹划副总统制。副总统的使命并非参与重大决策，而是执行总统的各种

命令，犹如效忠皇旨。这一大胆的构想在当时的立法机构中被传为笑柄，人们在背后称此设计为“他的华丽装饰”和“他的多余‘阁下’”。华盛顿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曾与亚当斯过往甚密，并在许多问题上征询他的意见，因为那时他刚失去得力的助手杰斐逊、汉密尔顿和伦道夫的辅佐。而对于亚当斯来说，诡计多端的汉密尔顿为其通往白宫的道路设置了各种所能制造的障碍，包括支持他的政敌托马斯·平克尼参加1796年竞选。

亚当斯也意识到自己身处困境，特别是他所接下的1796年的美国比华盛顿任期的状况要糟得多，甚至连他的政敌杰斐逊也不得不承认，华盛顿“极其幸运地在气泡即将破裂之时卸任了，给继任者留下了一堆百废待兴的烂摊子”。18世纪80年代的繁荣景象业已衰退，经济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许多欧洲国家正在进行战争，新国家的西部疆域荒芜而辽阔，不同党派正在极力扩张势力。

更糟的是这位继任人没有能从华盛顿任期遗留下来的内阁班底中得到任何帮助，他们很快便公然表现出对亚当斯的不敬。有些高级官员，包括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陆军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和财政部长奥利弗·沃尔科特，从前都是为汉密尔顿工作的。亚当斯不在首都的日子里，这三位内阁官员便不断地按照汉密尔顿的建议制定政策和决定官员任免。汉密尔顿成了代理总统，从他在纽约的办公室遥控政府部门的运作。然而亚当斯对于政府正被政敌支配的内幕却漠然无知。

一起最大的外交丑闻“XYZ事件”就在1798年春爆发了。它使亚当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美法关系的破裂最早源于1793年对待法英战争的态度。当时法国已向英国宣战，法国迫切企待美国投入对英作战。但美国方面为避免卷入战争，华盛顿发表了《中立宣言》，同时接纳了法国公使。英国方面则下令封锁海运，同时扣押了美国正在途中停泊的货船，由此引起美国方面的不满。正当美国准备战争之际，英国撤销了原禁令。



1794年4月华盛顿派出特使约翰·杰伊去英国，谈判涉及领土、债务、渔权、海上贸易权等重大问题。同年11月在伦敦签订了美英条约，即《杰伊条约》。1795年10月又同西班牙签订《平克尼条约》。这些都是以《中立宣言》为原则。然而，法国政府认为《杰伊条约》既然承认英国的海上航权，等于允许英国继续捕拿法国货船。因此采用英国的方式掠夺扣留美国船货，以示报复。1796年华盛顿招回驻巴黎公使詹姆斯·门罗，改派查尔斯·平克尼继任。当时，华盛顿于9月发表“告别演说”，亚当斯当选总统，并于1797年3月正式就职。在此期间，“亲英派”主张对英法战端“袖手旁观”；“亲法派”主张反英援法。门罗抨击英国政府，引起伦敦方面极大不满；门罗又声明收回抨击言词，这样又惹恼了法国政府。法国政府作出报复，拒绝接受继任公使平克尼递交的国书。亚当斯为了保持中立原则，特派三人委员会去巴黎。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拒绝接见。亚当斯愤怒之下声明断交并将含有法方三位代理人隐名写成“X、Y、Z”的往来文件交给国会公布于众（1798年4月）。这就是“XYZ事件”的真实由来。

这是亚当斯继任以来最难堪的时刻。当初，他先采纳了汉密尔顿和其他党派顾问的建议：组派一个特别使团前往法国以防止这场纷争可能带来美法之间的战争危险。经过几个星期的考虑和杰斐逊拒绝参加外交使团的风波，三位代表终于选定并获通过，他们是：曾被法国拒之门外的平克尼、未来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和艾尔布里奇·格里。

几个月过去了，派出的代表团杳无音讯。当1798年3月4日代表们的密函送到总统手中时，这位总统吓得胆战心惊。亚当斯不敢走漏一点风声，即便是对国会中的立法委员也隐瞒了。他只向他们报告说代表团的使命没有按计划完成，法国政府发出通告，扣押所有装载与英国有关货物的中立国船只。在暗地里，亚当斯已策划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御系统，包括一支能在深海作战的船队。